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九十四

宋 黄震 撰

祝文

台州郡齋後山屈公廟 淳祐丁未隨郡守沈寺丞堅留郡齋

古之學者學為君子世降俗薄僞焉而已甚至小人挾以邀利曳裾侯門尤或無恥欺主招賂盜賊不啻世道之汚葢亦由此某夙被父訓誓不敢爾主人清賢勉隨以至非其所予一毫無覬其如人情紛然各異恐或不

察併遭謗議凛凛此心朝夕靡替惟神矜佑俾我終始

代中表嚴氏上芳桂扁 丁巳待缺吳尉附居

渺滄海之廣大兮久乾坤之孕祥氣磅礴而融結兮于向頭崇岡之南量偉人物之間出兮稱先生嚴氏之草堂嘗吟風弄月以自適兮曰揚柳之蔭芰荷之香顧積厚而不輕出兮冀後來之增光今地靈而人傑兮已往而翶翔余草堂之後人兮慨前脩之未揚即先世之故居兮廼增闢乎堂黌延明師以講授兮來學子於多

方儼衣冠與絃誦兮紛濟濟而洋洋睠手植之庭桂兮適滋殖而芬芳扁其堂曰芳桂兮踵燕山以相望探月窟而聯登兮桂與文脉其俱昌俾我後之人兮世培植而勿忘

代台州糜知郡祈晴

惟神廟食此邦夙彰感應雨暘必祝民倚為命迺歲之秋螟螣為災所望牟麥續食方來何雨之多復妨播殖為民請命敢遺餘力乃潔精誠遍走羣祠日遣僚屬循

環禱祈亦既兼旬淋淫未止神豈棄民吏則有罪或者祠事職尤貴專積其精誠神斯見憐今爻前失專擇官吏日拜日祈得請乃已雖吏分詰猶某親行事事皆禱豈徒瓣香無禱不虔守臣之事無禱不應責則有在民食至急天德好生神其念之杲杲賜晴

平江府太伯讓王（已未冬赴吳縣尉到仕）

王以天下讓夫子稱焉天子謚焉某亦何言然讓至於王極矣士有能廉靖自將謙恭進德者皆讓士也某方

筮仕讓王之國疇敢不讓惟讓王監之

祠山

神以正直廟食幾年某方試吏伏謁告虔某不正不直惟神殛之使某無媿神之正直惟神察之神不可欺某不敢欺

城隍

王為吳百神之尊宗主冥冥者也某為吳百吏之卑奔走昭昭者也一理流通無間顯微一念為國寧間崇卑

其有赤心願效驅馳神有威靈願覆護之

五龍王

天之澤物兮甘雨龍之上天兮雨下土配天其澤兮聖主某雖一尉之微兮決不忍閼君之澤視民焦苦

尉司土地

尉居城外旁無鄰神司土地萬年存某乍此來依為親自信一毫無愧神神其佑之此志伸相與流福安良民

華亭權縣謁廟 辛酉冬

浙右罹水災聖天子加惠元元遣部使者督勸分華亭壯哉邑富室乃間不應令致邑大夫以累去易某暫來某何能役既屢辭不獲命誓當對越此心安富恤貧使富者樂於義而貧者全其生以俟歸其事於邑大夫惟

神佑之

先聖壬戌冬浙西提舉司帳管

某三年尉吳視古司寇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訓已知謹守今仕倉幕又仍浙右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盜臣此訓又何敢背負惟神洋洋昭然若臨莫謁更始敢告赤心

城隍

三年尉吳巳獲神休今又仕吳敢作神羞惟正惟直願與神伴其在人者無一毫求

本司土地

前三年初筮首辱本司兼幕越三年再調又忝本司底幕於本司之緣既深又何敢不盡其心

天竺 咸淳丁卯代天府洪尚書

歲事可期巳如雲之布野秋成届候俄作雨之彌旬吏有隱憂佛宜矜惻伏願豁開皎日大快蓐收百室盈而婦子寧豈但農夫之慶五穀熟而民人育是誠邦家之休

霍山

雨暘時若莫今歲比豈伊人力皆神所賜萬寶既成腰鐮有聲欲保前功須日日晴神乎何故忽甲子雨彌旬

未休吏不勝扈再拜顧言霽色澄鮮只俄頃間全大有年

伍王廟生辰

烈烈大王彌久彌光生為名臣慨忠謀之莫遂歿為明神昭靈佑之無疆故英憤激烈之氣雖奮迅乎雷轟雪湧之濤而洄洑演迤之勢常密衛乎金鎔玉峙之塘嗚呼所不足與謀者夫差所相與無窮者我宋自六飛之南來兮地闢天開與江流而曲折兮飛龍舞鳳宮殿嵯

峨其上兮蛟鼉帖息其下我固依神而安兮神亦以我而重嗟秋之高兮神始生去之千載兮儼相羊德神之賜兮歲瑶觴神其來兮降之祥京師奠枕兮强弩求藏

廣德軍學大成殿戊辰冬添差通判到任

某來式此邦為貟外置此特後世之制非吾夫子所謂官事不攝之意然學道愛人厥有明訓初不以古今彼此而異遵而行之惟力是視庶幾官制雖非古而意則猶是

社稷

司民之神惟社與稷初至告虔敢吐胷臆誓不愧神力民代食神亦念之全其稼穡

城隍

大王於人體視邦君幽明一理均於福民某來貳邦亦民是勤平分自適某不敢云

嶽廟

起膚寸而雨天下者泰山也地域有變遷而神之福吾

中國者無往不拳拳其間也桐川小壘而所多者山也民之事神於茲正以水旱所關也神之饗民於茲幾年而某昉贅丞此邦決不於神赧顏也初至及此瀝寸丹也

真武

望隆北極夙欽水府之君命被中宸偶贅山城之佐闕上瀆高真伏念某仕雖為貧力惟代食昨親吏牘必問閭閻疾苦之詢頃綴史筵乃館閣清華之選處非

其據滎不葢慚力請外庸濫叨今缺然地里山川之素昧而民情風俗之未諳方此望祥君何稱職伏願神其昭監福以宏休庶幾千里之間相安無事如曰一身之計不敢有祈

祠山真君

真君由祠山而福天下體乾坤大造之仁朝廷出史官而居治中豈風月平分之謂厥有民在其圖福之伏念某仕雖為貧禄必思報聀親吏牘惟閭閻疾苦之求近

綴史筵乃館閣清華之選處非其據志漸乖初亟請外庸遂叨今任睠桐川實明神發祥之地顧泥軾豈迂儒養望之官惟國切於為民惟神忠於體國幽明一理彼此同心告至云初揭虔惟謹伏願鑒兹丹悃錫以洪休神其始父母邦爰及四方之廣某亦為民社計匪求一己之私

先賢祠

自昔名宦郡必有祠蓋深仁厚澤非但為一時之利而

流風善政自不勝後世之思故愛慕皆出於天理之公而廟貌固非為先賢之私睠桐川之雖小多名賢之設施或朝夕抱案爭獄訟之是非去而身佩天下之安危或始初聘賢為學者以立師由是丕闡義理之精微或新教化之宮或新濯溉之陂或精忠擊邪冒萬死而壁立或篤孝慕親昭百世以風移或駐玉節救幾絶之民命或興社廪垂不朽之良規此於人心炯炯乎如英爽之常在而其英爽亦昭昭乎與牛斗以爭輝夫何民心

所共慕欲祠而事之者力反不能及而力能使人祠之於市巷佛屋者多飾詐欺世之為偉敏節之聞孫俄自天而擁麾徇羣情之懇懇新祠宇之巍巍上既足為邦家之光下亦可移風俗之機籲聖朝而力請屬佐郡以維持茲當棟宇之落成躬羞蘋藻之菲儀愴焄蒿之如見儼神靈之來依使人心永有繫屬而後來者亦世世師效之

紹興府學先聖殿 庚午添差通判

闡先聖之明訓戒官事之不攝况貟外而置丞將疇以為職業然至理流行無事不寓倘能隨事常懷憂懼上必忠告其長下必矜體其民亦庶幾免乎尸素其非曰能之蓋將請事乎斯語

社稷

惟社司土惟稷司穀祀典所重為民命祝某雖贅丞職實勸農愛民一念敢昧神聰

城隍

設主而祭者為社稷此自古之禮也禮之本也設象而祭者為城隍此後世之禮也禮之厚也禮雖二神則一也仕之初至者必告城隍是矣獨於社則畧焉豈末之思耶某非才贅丞職曰勸農所愛者在民則所敬者在社稷既告之矣復於城隍乎告從厚也某不敢有媿於神神不可不佑乎民

禹王

惟王有功萬世念王而不忘者固天下之所同惟王嘗

會萬國於王之最切者尤會稽之所獨某贅丞此邦初至告虔敢拜祠下仰王如天

越王

惟王卧薪嘗膽沼吳伯越英風壯志至今烈烈後有王者將大有為必來取法乃濟艱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誰謂伯者之謀無益王者之國某仕王之故國拜王之靈祠尚當表王之遺事再拜獻忠於明時

錢王

惟王以命世之資脫兩浙生民於殘唐五季肝腦塗地之苦至今兩浙生聚獨蕃於天下者緊誰之故某亦王之遺民幸又仕王之故土再拜祠下感涕如雨

唐將軍名琦

禮稱有功於民則祀之今世之見祀者不知其幾見祀於越者亦不知其幾仕越者必修初至之恭然不知果皆有功於民者否耶惟將軍稟天間氣遭時厄會當巍冠博帶者賣降恐後之日獨奮自行伍欲障江河以一

賫雖大勢之莫支中國已堂堂乎立赤幟雖百身之莫贖至今猶凛凛乎生氣是豈惟有功於民實有功於千萬世之名誼此某所以獨詣拜將軍之祠下而他不顧世俗之淫祀

撫州先聖殿辛未四月到任

先聖謂居敬行簡可使南面南面古諸侯也今之太守古之諸侯某何人而叨守此州也惟念撫州文風粹美先聖之道未墜於地某願居敬簡以行之匪曰能之惟

日勉之而神佑之庶此州之人安之而斯道之流行於天下萬世者此州獲沾萬分一也

社稷

惟社司土惟稷司穀天之養人於焉繫屬奈何近世謂淫祀神反於社稷謾焉具文某忝分牧敬惟社稷願與以神各盡其職與民相安者某之事俾民有年者神之賜庶於上天皆無愧焉

臨汝書院朱文公祠

天地民物之所以位天下國家之所以立者道也道非超出事外有待於冥求而後得正以日用常行者無非道故取象於人所共由之路而以道名也鴻荒而上邈矣自伏羲闡其祕而孔子集百聖之大成秦漢而下駁矣至濂溪遡其源而先生集諸儒之大成此皆道之所賴以維持不泯而謂之道統者也嗚呼盛哉可以萬世無弊矣然方先生之講道時則有三陸先生之並作髙明得於天禀卓行超乎世俗先生疑其鄰俗傳之頓悟

陸先生亦識先生字義之支離遂使新學晚生之士未免泣岐染絲之疑嗚呼噫嘻其可以示的萬世矣然先生之守南康甚敬陸先生白鹿講義之精而陸先生之祭東萊亦自悔鵝湖詞氣之過殆至理終無不合而辨論正其切磋奈發源之少異即枝派之難同儒先本以明道而專門或以相攻嗚呼噫嘻必有會同之斯足為萬世指歸矣乃今臨汝實陸先生之鄉而臨汝多士乃崇先生之祠以講先生之學豈惟此邦之士所以虛心

講學者無一毫先入之私亦足見此道之傳所謂至當歸一者有萬世可傳之託某於道未能有得而實嘗誦味緒言故不勝萬世道統之幸而非但一時告至之度

州學奉安朱文公像

孔子教人以大中至正之極而世儒溺卑陋濂洛遂進之以性理精微之輿濂洛曉人以性理精微之輿而門人流高虛先生又約之為大中至正之歸孟子所謂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

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承三聖者其事適相類其功足相當其關於天下國家亦大矣聖朝躋之從祀州縣祠之學宮實世道之所關而人心之所不能忘者豈為先生私哉某來此州進拜祠下獨餘空室為之歎訝今求之臨汝書院模刻先生爵位以奉之又求之先生曾孫紹興府通判模刻先生遺像以揭之庶先生之神有依而學者宗仰之心有繫屬焉

諸廟

驟叨誤渥分牧此來值民艱食心憂欲摧惟神有靈民致血食民饑無食寧不矜惻富室閉糴忍哉為心神其誘之感悟自今俗不種麥惟秋是俟時其雨暘亟自今始凡斯二者神其念之初至告虔且告且祈

辛未撫州祈雨

痛念撫州連歲不稔迨今春夏餓死相枕所期生意之復續全在今歲之有秋雷雨幸作於前月禾稼已興於

田疇農事所關尤在六月經旬不雨田已龜裂倘非造物之埀念亟起潛淵之神龍恐早禾未必不壞於埀成而晚禾亦未知其所終也顧某薄德何敢必神明之聽惟神有靈實為司民生之命敢望體天德之好生哀民命之巳窮速賜雨澤全此年豐

麻源真君祈雨

古者諸侯祭境内山川以山川能興雲致雨澤吾民也後世以來古禮不存邪説誣民長吏亦陷其説而不自

知禱雨往往不於山川而他指土木偶以為神也痛念撫州已三歲連歉今又亢陽亟問名山大川合禱者謂何吏民惘不知其所因也郡有半刺史是為寺簿呂侯謂昔顔魯公守撫州嘗言谷口有神禱雨輒應其靈至今千載猶新也谷口即麻源今雖分以屬建昌實我山川之舊不可自外視以為鄰也頃歲分刺建昌亦嘗詣谷禱雨其應固頻頻也某方禱雨窘於無方因遠介魯公之説近受呂侯之教敬就俾呂侯不遠百里告虔惟

神念吾撫州之民亦猶前日之親也瓣香朝遣雷雨夕至變戚戚戚為忻忻也事莫篤於念舊情莫哀於遠訴惟神之監此殷勤也

相山四仙祈雨

六月亢旱凛今歲之無秋四仙顯靈獨西郊之有雨然使一方之私惠孰如千里之咸休爰遣同僚代伸衷悃伏念某承時連歉無策救荒所期天數之乗除金穰可必庶見州圻之遠近玉燭均調何舞雩率困於吁嗟而

仙境獨欣於滂沛伏願暫移仙馭來涖正衙三日為霖從使遍沾於汝水萬民得食皆如容邇於相山

祈雨送雨廟

頃邀神馭本祈三日之霖時適亢陽未覩崇朝之雨若稽案牘合再禱祠然念正衙方陳清醮不應詰旦遽設血腥宜返廟庭乃陳牲酒伏願念幽明之雖異實休戚之相關今神之應人者未聞而人之事神者益謹踏歌槌鼓忍令百姓之嗟吁駕風鞭霆早賜四郊之霑足

壬申撫州祈雨

某偶忝州麾惟憂民食入春多雨知數有於乘除自夏至今嘗黙為之懇禱乃蒙神造俯念民生方烈日之焚如忽甘霖之沛若雖豐年之可卜然來日之方長正當可憂可喜之時謹瀝且謝且祈之悃伏願皇天炳監列聖垂仁乘今霧霈之機益廣潤澤之美雲行雨施自兹續續以無窮時和歲豐無不欣欣而有喜

社壇城隍祈雨

三日為霖已拜霶霈之賜百穀仰雨初無止息之期爰仲百千之謝忱更致再三之懇禱伏念某職守所繫民食為先頃方苦於驕陽即隨蒙於甘澍然念兹土多是晩禾近城先種者雖幸有成逺郊後熟者尚期終惠伏願明神炳監列聖垂慈曰雨曰暘每徇民情之欲多黍多稌永為邦本之寧

謝雨

頃憂無雨已叨既霑既足之恩行慶有秋正望成始成

終之患輒陳丹悃仰叩蒼穹伏念某職守所關民食為急前月此日方伸露禱之忱顧某何人可格天高之聽隨蒙甘澍遠至兼旬皆由大德之好生遂使小臣之逃責然念茲土多是晩禾近城先種者雖聞穲稏之香遠郊後熟者尚仰滂沱之澤以喜以懼且謝且祈伏願上帝垂慈高真炳監當曰雨曰霽之後更三日為霖保多黍多稌之祥至十月穫稻

又

春潦則夏必旱正懷六月無雨之憂人欲而天必從乃拜三日為霖之賜謹攄丹悃仰謝蒼穹伏念某濫守郡符常憂民食自更新歲居多簷溜之緜垂頃忽驕陽幾至田疇之龜坼知有乘除之數不勝憂懼之情亟致禱祈隨蒙感格沛然甘澍至於連宵爰伸螻蟻之誠敬潔蘋蘩之薦既謝已往且保方來伏願上帝垂慈高真炳監五穀熟而民人育迄用康年三光全而寒暑平以興嗣歲

撫州舉官告天文咸淳八年上半年

臣聞天生一代之君以治天下必生一代之才以共治天下天下之事無窮人才之生亦無窮故有薦舉之法使長吏各舉其屬以相與續續於無窮凡皆天之意而人則代之者也臣愚無識承乏郡寄法當薦舉審觀本州官僚有添差州學教授臣程紹開行其所知卓然有立舉已及格無繇再舉今謹保舉宣教郎知撫州崇仁縣事臣周汝同充咸淳八年上半年陞陟狀此項臣以

其勤於政事而舉之又保舉文林郎充江西提舉司撫州臨汝書院山長臣黄翔龍充咸淳七年下半年改官狀此項臣以其恬於仕進而舉之又保舉修職郎撫州州學教授臣鄭濟充咸淳八年縣令狀此項臣以其安於撲素而舉之餘亦有其人可舉而揆之法未該者亦有於法合舉而知其人未詳者尚當次第舉之大抵知人雖往聖以為難保晚節雖前賢以為難顧臣何人而敢自信惟不敢容一毫私心則惟天其臨之若其所舉

之人將來能益勉於德以無負朝廷則惟天其佑之臣不勝皇恐俯伏戰栗虔告之至

撫州舉官告天文咸淳八年下半年

舉官將以臨民治民所以代天苟非其人臣不敢私本州有陞陟狀以舉改官知縣本州五縣兩縣已舉兩縣缺官於法該舉者惟宣教郎知撫州樂安縣事臣于亨祖其人居官詳謹今謹舉充陞陟此舉實惟其人非徒于其法也又有改官狀以舉經任人本州幕職官判官

見缺推官初任以次該舉者惟修職郎特差充撫州録事參軍臣張龍應其人居官廉明今謹舉充改官此舉實惟其人非徒于其次也及有從事郎狀以舉初任人本州州官之初任者未及考縣官之初任者當以漸以漸而當先者有迪功郎撫州宜黄縣尉段世忠其人居官勤敏今舉充從事郎此舉實惟其人其餘則當以次第勸有功也一毫不敢徇私請此臣之事也惟天其監之其人之終不負公舉非臣所能必也惟天其佑之謹

告

兼江西提舉舉官告天文咸淳八年八月

臣聞國家之所與共治者在人材人材之所能彙進者以薦舉雖曰國法實代天工臣偶以撫州守臣兼權倉司職事難以驅馳於原隰未能徧察於官僚即其已知所當先舉常平司改官狀一員今舉本司幹辦公事臣趙必𨓜其人舍選甲科久淹選調德性吏事皆有過人使之改官必能盡牧養之職者也職狀一員今舉隆興

府司法臣晏袤其人係先朝丞相元獻公晏殊六世孫今為孤寒自擢科第蔚有文墨且明吏事使之從事必能盡贊畫之職者也茶鹽司職狀一員今舉贛州州學教授臣徐龍雲臣本不識其人而每問自贛州來者多稱其賢謂其廉靖惟盡職業薦舉之法宜先教官薦舉之初宜先僻遠臣故先舉之而其餘者次第訪求也常平司令狀一員今舉撫州臨川縣主簿臣趙良枺茶鹽司令狀一員今舉建昌軍廣昌縣尉臣趙時埊二人者

皆宗姓之吉善人也廉謹人也為官三考未有舉主又孤寒無援人也良𥚃於臣為撫州同官每荷其宣勞王事時埊雖不識面而與臣所居同郡嘗聞其為人者也又有常平司文官陞陟狀一員舉吉州永新知縣臣翁仲德茶鹽司二員舉隆興府豐城知縣臣黄吳老瑞州上高知縣臣徐思訦常平司武官陞陟狀舉建昌軍南豐知縣臣楊休凡此皆作邑有聲其餘又當訪求而續舉之也臣於薦舉不敢不公至於始終不變則惟其人

敢告

撫州及提舉司舉官告天文咸淳九年正月

臣聞天生人才源源不息以常供一世之用朝廷分監司郡守在在薦舉以徧求天下方興未艾之才此一舉也國所與立民之司命而所頼以續之無窮者也出於天命於朝而専付天下之為長吏者也臣實何人偶叨其二聰明不及人才不能周知人才尚多微貧不能徧及今先以其知之稍詳者先焉提舉茶鹽司改官狀以

舉本司幹辦公事臣韓伯高蓋寛平人也常平司改官狀以舉吉州判官臣趙孟苾蓋明敏人也茶鹽司職狀以舉臨江軍教授臣趙孟道衆稱其有文而有才者也令狀以舉崇仁主簿臣趙崇𡸣衆謂其不苛而不刻者也常平司令狀以舉隆興府豐城縣主簿臣危順吉及舉建昌軍南城縣尉臣陳子升皆以材諝方表見者也本州改官狀以舉司法臣謝公竑其人廉靖無求職狀以舉宜黄主簿臣趙崇爊其人寛慈不擾用敢各以其

名奏聞于上帝然後敢以公薦於朝廷臣不敢有私臣識有不及則惟矜赦之賜人知自勉則惟保右之賜敢告

慶元府先聖殿德祐元年四月置司慶元府團結

從政必先謁奠自魯以來行之葢欲自此而從政常必無忘乎誨規若祝辭苟誦聖人之言退而肆行胷臆之私是以奠謁為具文固决非某之所忍為然今某所職之常平徒虚名而無平之實所職之茶鹽反剥民而惟

國之肥以至財聚民散盜賊日滋以此從政而謂莫未免與聖訓而背馳然此皆流弊之失我宋之良法固昭然而具垂此皆俗吏之罪而公朝之温詔新痛革其奸欺某雖不才所願乘機祗取聖訓兢兢奉持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尚庶幾其萬一惟神其監兹

靈應廟

神以威德福此鄞土凡厥有生皆神所祚水旱疾疫動必佑之況於外患神寧弗思某在此邦最為賤士但於

幽明不敢有媿頃自舊冬遠聞邊聲須者歲首恭拜神靈願揚丕休大庇千里皇天悔禍狄患消弭今叨鄉節置司鄉邦敢伸前請永保無疆

城隍

神於此邦為千里之司命某於此邦本一介之寒士夙荷神休克至今日叨節鄉部置司鄉郡又得密依神休奠謁祠下某雖不才決不敢一毫有負於神但時事尚難衆情猶慼事之在昭昭者某當勉之事之在冥冥者

非神其誰佑之惟神念我本朝三百餘年深仁厚德保

養天下不惟民被其賜而神亦得其寧今太上皇定力

如山皇帝幼冲克肖天命未艾悔禍在即神於此時

丕昭威靈上則密輦皇圖使之阜安下則大庇生靈使

得保全以無愧封典之熒煌以無負薦饗之豐郁某不

勝且謝且祈之至惟神其念之念之又念之

董孝廟

神以純孝流芳千古邑以慈名正以神故某生慈邑夙

仰髙風叨節鄉部再拜祠宫推此之孝施於有政某所願學疇敢不敬

大人堂

惟神生為名臣首為此邦之光耀沒為明神永為此邦之福祐儒生學士皆神之風度為開先官司閭巷皆神之威靈為保守也故凡從仕於此邦亦無不謁奠而後從政奔走而恐或後某鄉之晚出至愚極陋叨節鄉部憂心孔疚方初至之告虔誓民生之是救洋洋神明之

如在不敢一毫之有負

佽飛廟

赫赫佽飛實仕漢世今踰千祀威靈如在此鄉邦所共欽承而民人賴其保衛也某叨節鄉部處非其據屬時多艱控避無所此初至所以告虔而自今永賴神祐者也

張真君

某昨為廣德軍通判嘗禮神於神之里今任浙東路提

舉又禮神於某之里雖幽明之相隔常腹心之相示昔之祈神者惟在於救民今之祈神者云胡而不爾方茲國步之多艱愈覺民生之寡遂推神大暢乎威靈無間於遠邇使盜賊屏息兮閭巷熙熙雨暘時若兮禾麥繇自今以始皆神之賜

旗纛將軍

惟神堂堂乎揭旗纛之名巍巍乎位麗譙之尊於此制閫之威嚴而有明神之威靈古有祭蚩尤之旗與禡祭

于末者非指神之英耶然則風雲之變化河海之清晏
軍容之整肅鼓角之讙亮無非神之所憑而謂神為有
姓氏事神而以世俗非時而輒淫祀非理而欲徼福未
必神之所聽也某生長此邦夙依庇於神今叨節鄉部
始謁奠於神然方時事之艱正欲有約於神與制府相
與保守雖死生不變某今發誓於神使殘賊潛消遠却
雖埊草不動某今虔禱於神使某一毫有媿於神惟神
殛之使神而不大芘吾民某亦將有辭於神

湖亭土地

有司存必有土地今某置司此土爾神即吾所恃自今司存上下悉惟神休是庇

黄氏日抄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九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鍾廷瑛

黄氏日抄卷九十五

宋 黄震 撰

祭文

祭叔祖機察壺隱先生墓諱得一字仲清

在昔先人來從東嘉富而好德樸不務華迨我叔祖始以文振幼未得師起而自奮熟誦古書達旦無眠天資超詣竟探本原其在初年學老子說一登講席聽者千百既而幡然復歸于儒鋭意斯世勇爵假途南北講解

公亦歸老築臺白沙放懷詩酒有祠為妖一薙徑除烈烈英風雖老不渝齎志莫售爰俟來者篤教猶子彬彬儒雅始余周晬公賜之詩匪徒言賀以遠大期既而稍長受書吾父俾繼先志必稱叔祖歲在丙辰竊第奉常皆公之賜感極涕滂惟公松楸頑民竊據垂四十年乃獲天佑俄歸侵疆得拜墓傍公靈猶存酹此一觴

祭林啟源上舍

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嗚呼痛哉尚忍言之先生邁往不

羣洞達無疑笑語掀天醉墨淋漓蟠虹霓而駕風霆斯
其為先生之氣命胡為而止於斯先生才藻天至直大
瓌奇流從肺腑掃盡糠粃揭日月而瀉江漢斯其為先
生之文命胡為而止於斯先生篤叙婣黨周急扶危人
飽厚賜家無留貲激清風而振頽波斯其為先生之德
命胡為而止於斯年十五魁鄉校年二十魁太學昭昭
乎英特之聞灼灼然遠大之期以先生之氣之文之德
固宜一魁天下大展宏規何五上南宫雖晝圖之青衫

不可得嗚呼痛哉尚忍言之不知命果何為而止於斯乘白雲而至帝鄉超鴻濛而契希夷意生氣至今猶凜凜斗牛間雖死猶不死耳不然其又何忍而言之某晩學無聞獨蒙異知保護於風波嶮峨之地而奬掖於萍蓬困苦之時蓋將終身所恃以增壯今一旦舍我其何之古人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先生吾鮑叔也今日之慟幾無異終天之戚風木之悲

祭浙西提舉實齋王先生

其等哀哀門人之誄昨已隨班於僚屬今茲追送於遠
郊又不覺重為蒼生哭蓋世之欲為善者多計較世之
號治辨者類局促根一念之誠達之事事物物間惟先
生獨至誠未有不動故雖易簀之際光明俊偉之舉尚
足以震動乎流俗方權貴之分布旣公論之隱伏先生
方為民而有請聖朝即盡為之斥逐此數十年來之所
未有真世道一開泰之會四海正顒顒而屬目使先生
而尚秉使節豈不足以掃吏姦而澄肅使先生而進立

朝端豈不足以格君心而啓沃何雷霆僅𠣽訇乎晴空而霖雨已無望其霑足此先正因程伯淳之云亡謂天下之無福嗚呼先生之死亦榮矣當萬世不磨𠔃等之事先生猶生亦誓不為師門辱

又

學造本原志存經濟動與道俱未嘗祿仕故有不為為必大治莫難岩邑公為之宰振其疾苦釐其經界化行俗易厥聲四沛後復守台益廣慈惠迺立社倉俾無飢

毀逦興學校躬講義理有欝必伸讙其吐氣有强不率
鋤而弗貸米踴倏平十僅三四郡枵倏盈貸民租税幾
於太平一郡三代政成趣召翩翩四輩公辭弗行悠然
餘味風雨夜牀山林雅致易俾乘軺强斯攬轡蠲缺役
錢八十萬計雪鹽民苦纖悉備至裁折苗價諸郡風靡
興利除害夙興夜寐決計行部俄苦勞瘁力疾草劾獨
先豪貴如雷忽奮驚動一出世方歡傳詑其盛事公已
肅然衣冠而逝平生學力益信此際死有餘榮可貴千

載某所哀痛獨有疑者謂治為難何公之易由縣而郡至常平使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呼吸變化等於遊戲豈真易耶人則多礙畏首畏尾莫或行志有巧其間益重嗤鄙罔之生者滔滔皆是難耶易耶其果安在或謂一私充塞天地交互屬託彼此內外滅沒其間無復知恥公獨以公是能大快或謂流俗展轉百偽飾以欺人如見肝肺不誠而動自古所未公獨以誠所至興起又謂人情纏染勢利縱欲有為膠固凝滯公獨自如蓋由恬

退又或以為世途嶮巇勢或振之是非易位公無不可

蓋遠權勢果其然敵盍昌厥施歷歷明效皆其已試達

之天下豈有二義天豈不仁奪之中止嗚呼痛哉其果

何謂於公則輕關繫甚大堂堂天下他無足慮紫雲有

誓深根固蔕民心戴宋有死無二剥而離之能幾何輩

遏使無為獨公能此公今已矣猝其誰繼某也失學惟

戇莫比公何所見以國士待庶幾尺寸自同附驥否亦

林下為供薪水而今而往其將疇倚最苦葬日遠莫知

細或指霞城葬以春季天必以台皆公遺愛埋玉棠陰保千萬祺欲執之紼官縛無奈千里馳奠滂然涕泗公其監兹特醑此酹

祭江西提舉省齋廉先生

嗚呼痛哉尚忍哭吾先生也耶去歲方哭吾實齋王先生今又哭吾先生耶方今風俗瀾倒士大夫真有心於民命國脈者幾人而造物忍其然耶先生操履足以範世識見足以超俗智慮足以周變文采足以華國議論

足以使人意消而恩信足以得人心腹先生一不以之自居方且切切然憂其所獨攢眉乎民生之休戚熏心乎國脉之繫屬徧交當世之士以共濟振湫方來之彥以陸續有强弗率而撓此奮不顧以横觸内之以司機政外之以作民牧寢食為之俱廢疾疢至於相屬詩酒浮華之語未嘗一出於口聲色玩好之具未嘗一接於目蓋平生不知有宦遊之樂而此身卒代乎閭閻之哭嗚呼若然其何以敵流俗富貴者之福耶某最失學乃

辱異知諸司之誤薦無一非先生延譽之賜溥官之免戾無一非先生教詔之為兩入鈐閣而無一致分毫之補報三蒙剡辟而末繇效一日之驅馳實三生宿所結習將終身恃為依皈何郵音之倏到驚泰山之已頹嗚呼已矣夫嗚呼已矣夫其何異終天之戚風木之悲嗚呼痛哉

祭月山庵再從兄七解元汝霖

始兄之生家道方興兄弟錚錚爭以文鳴謂宜此時可

立門戶俾我晚末仰成餘緒何命之乖皆無一成堂堂大家翻成凋零豈有數歟天高難問慼今念昔徒劇悵恨雖足得壽惟兄可憐寂寂月山竟此終焉非子為僧幾奠葬骨幸而得葬尚復何説白沙之原爾弟之墳佳城相依以永萬年

祭鎮江薛節幹安泰寮永嘉人名墉

惟靈偏印諸老博極羣書文追古作聲滿江湖先生蓋嘗以年少而預當代之名儒偏謁公卿銳志當世屢排

闔閭歴陳利害先生蓋嘗以韋布而聞天下之大計徧交名勝盃酒淋浪凡有寸善靡不推揚先生蓋嘗以羇困而任人才之主張嗚呼世變之下如江河人才之稀如晨星士有一介之特起莫不與時以崢嶸何先生之卓犖反遏鬱而不光久京華之逐逐虛歲月之堂堂甫白頭之趨幞俄丹旐之還鄉慨兒女之未了嗟田園之已荒雖生前之數非短而身後之憂尚長惟平生之著述紛積案而盈箱嗚呼天乎何才之豐而命之涼耶某

也失學亦蒙誤知目此大故方莫助之含哀再拜奠此一卮嗚呼先生尚其鑒而

祭浙西孫安撫元實餘姚四明人

嗚呼先生國之所望於先生者未央也乃一旦乘雲為帝鄉客耶嗚呼先生吾國之所以立不在公論一脉耶方寶祐之末祼有當國者病風極千古之怪事卒一時之狂兇震六合以供噱哭萬姓於迮窮敵南下而已迫猶忍從乎蔽蒙冒萬死而上聞有衆藩之羣公森虎豹

於九閽嗟一字之莫通由都曹而丞奏悉危急於宸聰嗚呼此時非先生誰與活公論之一脉耶嗚呼先生於此時非所謂轉危枰於一著耶洪惟先生稟天間氣妙齡英發摛髭巍第通達世務志存經濟論及邊陲擊節慷慨傾如許之襟期豈無遠者大者在顧前此之一著亦豈不足以覘其平生之梗槩而豈徒極郡縣之精明而豈徒詳金穀之心計而豈徒爲都曹之識大體而豈徒爲監司之整風哉奈何乎已試者人所知未試者人

所不知追風逐電之步往往徒索於委巷歷塊此横議之所以輒發而有識者或代為之竊慨方將拭目乎桑榆之收詎意遽失聲於梁木之壞嗚呼先生而至此固不為不遇矣其猶有未盡遇者然則非天嗇其壽耶嗚呼先生而止此必當有鳴其不盡遇者矣其能發明所未遇昭其如盡遇者又未知天屬誰手耶某貧至無家老方竊第介不下人莫或眄睞先生獨許我以驅馳常拯我於危殆亦曰相期於歲寒或者能効尺寸於昭代

何其甫選坑之欲脫先生已先朝露而溘逝嗚呼已而尚忍言之臨風大慟寄此一巵

祭稅院田公 竹軒 名穆

嗚呼靈乎以靈之堂堂遽一疾而即冥冥乎靈也風月吟懷江湖雅量咳唾珠璣騷壇之將不幸而列西班世蓋莫知宗仰也名將聞孫潭槐宅相有翁冰清亦世師匠不幸而列西班世又末繇提奬也嗚呼此皆靈可悲之大者而猶有大可悲者在也嘗薦漕闈退鵠南宮嘗

官筦庫輒窘窮途歸側屋需逺禄鬼初祝飯不足莫我知抱幽獨惟有風流醞藉浩然不以窮達死生而變者與晉宋曠千載而一續嗚呼悲夫能信余言之不妄者又誰歟此某所以重為賢者哭

祭羅季清

氣姿磊落材諝英特生甫二十七年即身擢上第仕又二十七年尚家徒四壁此其挾以游於天下者落魄任情故天下識與不識皆知有季清奈何乎人間之選㵣

未脫而天上之玉樓已成嗚呼惜夫使季清幸而壽天下事方將賴之今不幸而不壽家之事尚無與支鄉之事尚無與為而況乎遠思此又使人不能不重為之悲某與季清屋角相並長而同學于邑于郡君方弱冠嘗約余鄉會而未果入君既擢第亦徑過門而不我問音信之隔踰二十年癸亥之春始會臨安某時既仕喜蒙握手是冬之夜訪某京口時某為君作制幙書祝君身事粗極勤劬榮滿來歸舉員亦足再會臨安舉酒相屬

誰或尼之通籍尚遲君識既老以悠遠期且言近履自號恥獨屬某為記悉君心腹切未半年倏以訃傳嗚呼惜夫其尚何言

祭知興化軍宮講宗博汪公景新

惟公資稟純乎天地之剛發施出於義理之淵至誠未有不動所至卓有可傳嘗宰赤縣矣若惟平易爾乃能爭人之所不能爭嘗位朝列矣若惟靖共爾乃能言人之所不敢言方今郡國之難治者莫甚莆俗而士大夫

之治莆者十難一全公之治之不過扶病兩月莆之愛之過於為邦百年聞甫至而為政惟教化之是先俄風俗之丕變致人心之翕然愚弱嗟父母之來睨豪猾凜神明之在前人方爪掌以交頌公忽騎鯨而遽仙罄千里以奔哭徧閭巷之喧填不崇朝而立廟紛血祭之腥羶合多士以頌德刻遺愛之成編此不惟莆俗之所未有亦亘古窮今之所未有嗚呼盛哉是豈不足以見人心之天某科級既忝傳衣陪侍屢從執鞭聞遺風之凜

凜愈洙泗之漣漣奈微官之如縛苦奔奠之無緣臨風一佹遠致九筵

祭倪師幹庚午十二月十八日紹興師幹三山人名洪

惟公稟姿之淳賦性之仁謂宜遠到可福斯民何一第十五年之淹回而五刻千萬狀之艱逃金閨之籍甫通總闈之奠已陳嗚呼惜哉天豈不祐善人某幸託年盟之舊又聯寮宷之新忍見一朝之先露莪貧千里之問津臨風佹酒聊寄酸辛

祭添差通判吕寺簿 圻南康人

嗚呼自晦翁之學盛行而義理之說大明天下雖翕然而向方流弊亦隨之而漸生葢論說之求多恐躬行之或缺苟誠用力於躬行何暇往事乎口說某行天下今踰半生凡見言晦翁之學者幾人往往不知其躬行辛未之夏試郡臨汝公亦來止歡若雅故但見公之氣貌則端粹性行則淑均議論則不事乎枝葉設施則必由於本根某始心悅而誠服亟訪求其梗槩知我公之嚴

君實晦翁之高弟方理皇之表章正學聘晦翁之高
弟來歸即我公之嚴君坐白鹿而為師惟公鍾康廬清
淑之氣得家庭正大之學惟真實之是務掃世俗之澆
薄少年嘗從學於浦城閉戶不出夜不就寢者踰年晚
年猶五鼓而夙興紬繹沉思熟誦先聖之遺編世所謂
中庸大學者身未必行惟見筆舌華靡公所謂中庸大
學者口未嘗言見之躬行踐履膏沃者光焰熖內實者
膚革充公之形於身措於事業者故宜與世敻然而不

同夫知與行所當並進而言與行本無偏廢自流弊失於空談幸實學賴有公在達而在上所宜巍冠廣廈以格君心窮而在下亦宜正席虎皮師表士林奈何兩登朝列橫經僅止於璧水再駕貳車恩意僅孚於千里常抱道而不屈每難進而委蛇近攝郡乎臨江方厥聞之四馳及瓜而代有詔伊邇云胡一疾居然不起嗚呼天乎晦翁之學終不究真儒之實用乎嗚呼天乎晦翁之說終於貧或者之談柄乎因公一旦之云亡不覺百感

之交集于嗟今日之奠豈但為公而泣

祭國史吳校勘子正

惟靈得象山端方之學膺伊川殊特之召金匱賴之以紬繹士林仰之為師表嘗得一日之言責亦既空臆而入告誰與促蓬萊之仙舟天亦不憖遺於一老惟有義理之微言炳炳尚存乎遺藁嗚呼傷哉

祭通判陸太傅鵬升

某少習科舉之業日誦先生之文觀其理致之明白如

日昭而月揭迹其氣勢之變動如電掣而雷奔此求之古文中猶傑出而何程文之敢云然先生此時已掇仲舒晁錯之科而致身青雲某每齗齗而自歎曰此非天之所間生者乎安得而見其人頃試臨汝之郡獲登先生之門聞其記誦之習熟如懸流而瀉瀑聽其議論之精切如條析而縷分此求之古人中猶間見而可今人之擬倫然先生此時已嬰子夏丘明之疾而絶意世榮某又齗齗而竊歎曰天既間生之若此又何忍而扂斯

人蓋自昔抱非常之才者決不困於區區今先生文章蓋天下聲名塞寰區而官不過太博位不過貳車何疾疢之遽侵漁也然自古遭無妄之災者類不免於戚戚今先生自一眚之為災已十年而不出付災祥於定分常笑談而自得又何得喪之能惑也抑有才而不顯於今者必以文鳴後世先生攜平生之著述以校文因闈士之闕場而散敗頃借春秋之筆削請以圖經而刪改方擇日以開局已翛然而長逝於此小者且然而況乎

其大然抱抑鬱而頻於危者必不免於怨悲惟先生超然立於萬物之表而浩然與造物者同歸開局之報墨猶濕仙去之鶩傳已隨開懷一醉而奄化兩忘身世之是非於其大者且然而何問小者爲然則先生其天人哉翩然而來也略出緒餘雷霆一世倏然而歸也乘雲帝鄉了無滯累嗚呼先生其天人哉

黄氏日抄卷九十五

黄氏日抄卷九十六

宋 黄震 撰

行狀

知吉州兼江西提舉大監糜公行狀

公糜氏諱弇字仲昭父諱溧朝請大夫太常卿累贈銀青光禄大夫大父諱師旦朝請大夫尚書左司郎中累贈正奉大夫曾大父諱鍇朝請大夫致仕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其先東海人系出楚大夫受封糜亭子孫以其

封為姓漢有為吳郡太守者名豹始就家於吳遂為吳顯姓自金紫後三世皆儒科益以行義聞天下金紫壯年緜博士持使節榮塗袞袞矣一與秦檜議不合輒棄官號如止居士終其身正奉尤乾淳間偉人嘗館伴時金人尚驕使者望其貌聞其言輒驚服銀青寶慶初名諫官卻風旨不劾真西山寧身去職者覘廉氏將又有人而公復名世實銀青嫡子幼力學甫弱冠請國子舉明年入太學又明年公試入等俄連丁外内憂服除將陞

舍司成王公與權勉之仕曰豈必待科第哉遂以銀青
恩入仕既仕猶四以鎻廳薦復習講學宏詞科文譽鏗
然縉紳間初調監臨安府新城稅未赴以材選從事寶
應州節制司寶應故淮安邑攻守具未之講公親習士
卒捐已俸旗善射啓郡將葺城壁州於是始有備州復
改為邑公亦改監淮東總領所中酒庫一日視支軍糧
啓鑰而敖已罄軍幾變公笑諭别有倉亟白於長移他
米予之譁者帖然於是其長以為能辟陞添差幹辦公

事運米五十二萬石有奇糴四十萬石有奇盡革前擾
而事立辦朝廷又以為能減舉員一循資格差監同三
省樞密院激賞庫以舉者合格改京官知紹興之山陰
鎮江之丹徒兩縣遂由淮東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判揚
州復由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知建昌軍所至又皆有賢
名山陰舊苦催科往往抑稅長代輸至是郡議排甲以
易之公言此不在變法而在擇縣令縣令得人稅長可
排甲亦可否者稅長弊排甲獨無弊乎復釐正稅長苗

稅果不趣而辦聽斷明允民譽方都而吏獨患之會有逸邸第者公追取急至借擾以下石公公曰有是哉即日行父老遮留不為止丹徒尤大壞不可為先是縣之接送令凡納堂日用百需皆出於吏吏得並緣為奸名白納錢里正至破産不能支事有必不可行者則又伺上司專卒恐喝逼其令必行曰非此費莫出每歲青黄不交輒預借苗以取由子錢縣多山田率苦旱每一體放計會放價或反多於納苗價民以此重困而令亦無

終吏者公至首嚴納堂之禁使縣吏不得擾民徧韻山
邑之窮使專卒不得擾縣上下守信綱解以時久之自
無用乎專卒催科則給引使自承設櫃使自投繳百姓
不復費一錢都各置人直縣給里正紫袋使往來有公
事吏不得高下其手舊有折羅折麥二鈔公亦併為一
略遇旱輒親自檢實白之郡旱減放民無用囑吏由是
執役戶或終歲不入縣門田里熙然復為太平官府聽
事亦撤之一新諸司交薦政績謂表表八郡三十九縣

之上縣之人亦至今立石頌德如朱采家義役記可考其在淮東時制置丘公岳事多倚決公尤拳拳備禦一司就食出幙視衆常獨後憂蓋之狀可掬其在揚州嘗委慮因無辜連繫者皆立釋之小大歡呼其在江東差攝當塗守寓身僉舍斗糴自供日惟孜孜郡政新守韓補至講交承禮不受餽饋事例一不受補為上其政績移建昌民詞遮道者數千公立剖决皆洞見其情既至首蠲軍場未催苗三千三百石有奇縣給袋歷使申述

民隱豪族有誣平民為盜者獄已具公直之武斷之風遂戢歲適艱雨公齋素踰月以禱一夕露禱曰願降罰守臣毋流災於百姓頃之天大雨銀青公宰蘄之廣日嘗推廣先儒法以其出於官者為官社倉出於民為民社倉至是公節淫窒蠹得米二千斛貯官社分委寓貴勸率諸邑得米穀餘二十萬石貯民社以接養方來復以酒息之贏例歸郡將者委官別掌糴米二千餘石以平糴佑助社倉之所不及故是行也公雖以讒去而名

益彰入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督運淮東稱旨除大府寺丞日押鈔引三千必足曰一日須辦一日之事除度支郎官舊本部五司印通用無所考柅公始白長貳支帖止用度支印御前軍器所俄請幇天府新剌軍六十餘人公謂此不於天府元招軍分則於軍器所缺額填理豈可創廪無額之軍以開無窮之弊内司憚公不復敢言會當輪對公首疏奏畏天愛民講學修政求賢聽言六事皆銀青公嘗援先朝故事以告寧廟而公復

援之因各證以皇上親行之事乞隨事推廣之言婉意
切天顔開納因問近日貪風未革公乞奬廉問為誰以
陳塏陳昉對上首肯之次劄乃奏本職度支事謂自荆
襄淮蜀蹂踐而歲供不入帑藏自四路二十七郡選年
而歲解不及元額牙契屬封樁而經總之額虧市船屬
省所而收趂之利虧入者失陷出反增益身丁錢已除
放猶取辦版曹楮皮錢合科還亦取辦版曹軍衣折支
向有貼科今增數加倍雪寒給散元許借撥今盡數責

償潭婺買羅特出一時指揮而今乃遂為年例歲弊銀絹本以餘剩樁備而今乃定為月解兼今日財計在版曹者少在國用封樁者多而内藏所積又不預焉均是國家府庫均是國家支費自彼分此臣竊惑焉王音因及州縣財賦失陷公對以守令不得人致貧民反受重催抑納之苦上皆是之差兼攉右司時丁大全已陰奪政柄公守正不阿於都曹惟法是視有季全者父叔父皆為富民潘應芾威使殺之事下憲司七八年潘不

就逮反以其弟爭產事訟季于溥䇿制之公謂殺人事重爭產事輕併憲司理究庶雪死者之寃否者自當反坐於是有其愛客同朝者挾勢屬公避憲司公毅不從俄而有㫖令公删改赦令公因言天下之財孰非君上之物何内藏庫有欠過郊赦獨不放免况内庫自寶祐以前雖有欠籍並無起解蠲虛數以行實惠何憚不為時大全方以趣辦為能益不便公所為出公知台州州有閧卒久未懲驕蹇日甚公密訪前偶亂者六人解制

斬之弛其餘不問一州驚服郡計久虛公一以文清李
公守郡時舊事為法撙節以足綱解雖已俸亦積不支
糞全一郡於湯火煎熬中而阿大全意聚斂者復督舊
欠愈急公陳財計本末不過此數豈有其他謬巧大全
怒嗾言者鐫罷公大全罷公除侍左郎中尋遷尚書右
司郎中公居銓衡人不得干以私右司乃舊所職或以
前此太執方戒公公曰稟性方拙豈能復揉為圓時邊
馬猶飲江未退赤白囊交馳吏欲便奔趨僉擬率就寓

廨公獨曰吾儕省屬也不造都曹何以安人心白之廟堂即日循舊入局縉紳動色以倥偬中復見整暇官儀為賀自爾定淮軍分屯之議趣淮民招收之令公贊畫居多然終以執方又罷甫踰月江面肅清令丞相田宣撫入正揆席首除公將作監淮東總領兼知鎮江府公知總所財計前後政混淆而生券無定額尤不可稽請截界管餉而改生券屬制司從之後遂遵守為法此司自秦檜之倉卒欲罷兵盡舉所隷財賦以養四大屯本

非善後之道承平日久稍從會計利源所出如茶鹽之屬漸已改他司而甚者復以不請科降為小忠至竭釋司存之有於是擾始及民而圍田租取斛面最甚公至悉從寛減舊以買軍需取贏公閲舊籍卒三數年後方追及倍稱之息又零取於所差將校虛攤之家囚繫多死者公亦抑不行惟力事科請宣限支給必欲常有半年儲雖屢瀆不暇顧蓋總餉之法當求之上而不當求之下當明陳利害之大而不當陰居逋欠之小求之上

且大者為國家培根本之盛心求之下且小者為一已計利害之私心也故終公之任三道官吏人戶凡有關於總所者如執熱之濯清風一時快如也鎮江之政凡可為保障計者尤無所不用其力飭江防寛苗稅理民寃總府事繁至病劇不少懈郡之供帳俸料以兼職也不受其已造迓新之物則封之郡帑以俟别迓新郡民所仰金壇粟而琪村河久塞有不逞者利小民陸行車子過其門邀一千議開浚輒沮之公廉知其故方决於

興役而召命已班矣於是有年九衮而司封駁者昏不知所為誤駁公黨大全傳一時為笑公亦笑久之乃差知安吉州兩易知吉州道過臨川豐城間老稚闐訴問之州民也苦綱吏虗攤流離至此願公救我復得見鄉井公為申湖廣總所榜放八十餘萬緡苗額舊三十六萬石今纔十八萬石餘悉取辦斛面是豪强漏落者全不輸而輸者反倍輸也公為挨實庶幾經界正而賦役均吏有以收苗優潤錢幣例呈者公曰我萬欲優潤百

姓反使百姓優潤我耶有浮橋久圮溺死者衆遂委官
別儲以修橋且以免收渡錢橋成百姓歡呼剪綵書旗
曰麋公橋他如修城郭砌街衢創僉舍一廉之積百廢
具興遂有旨令兼提舉江西路常平茶鹽事公自鎮江
兼兩司勞勩至病歸家年餘未瘳廬陵之命屢辭不獲
黽勉就道至是復當共二之劇悉力爬梳寢食俱廢民
瘼關他司者復力疾藁請由是病日增矣書別其兄寶
慶史君脊情辭慷慨筆力尚勁越三日即卻藥呼其子

謂曰疾已不可為然我得其死矣傳清白保墳墓爾其
勉之遂終於州之正寢公端肅精爽弘毅周密平生以
人物為已任以民命國脉為已憂見一善推挽不遺力
聞一疾苦營救不遺力客有過門必問得人焉否嘗午
夜力疾閱案牘客勸少休荅謂如此猶恐不免過況敢
以民社地養痾乎此其視事也實一念于利物而為民
命國脉地者也惻怛一念上可與天通故雖職位未至
通顯德澤未能遍及而至忱未有不動死之日州民巷

哭天下賢士大夫識與不識聞之莫不失聲相吊曰善人云亡嗚呼此豈易與勢利之人言者哉然公雖最喜延納笑語使人意傾而外和内剛纎芥不茍合尤多與權勢忤故每之官輒論罷然每罷輒益奮凡其罷皆其榮迫廬陵始不以罷為榮然身又死惻怛之通天者獲祐固如是耶嗚呼又安知勢利之人反不以公為戒也哉然大丈夫生天地間要當視天地間事皆已事隨力量所至扶植之孜孜矻矻之死靡它他非所計也故公

垂死之言曰我得其死矣嗚呼此則公之心也敬為表而出之如此若其事父母盡孝居憂殆不勝喪事兄以悌順齊家以嚴而與宗族睦貧者餽之粟幼者立之師女失怙恃者長育之至遣嫁大畧倣范文正義莊而力未能盡及處朋友鄉黨盡情患難死喪必救卹居官廉俸非赤歷不支飲賓客皆已俸臺郡互送不以入私帑雖四擁州麾兩持使節產業無所增為治不求聲名所至亭榭書板惟葺其頹漏剔其漫滅未嘗作新曰某官

所創惟於民事慨焉盡其心察弊防奸老吏縮手抑强扶弱豪民屏氣立朝議政尤號知大體故名公大臣交相薦譽退而家居人士過吳者必求識監司太守下車者必謀政人馬每雜遝所居三瀆橋閭巷間悲夫今七矣其自奉儉約尤人所難堪絶燕游屏玩好身不知有仕宦之樂以至於死是又可悲也夫公生於開禧三年之十月一日歿於景定五年之二月六日年五十九積階可至朝議大夫以不自陳止朝奉大夫自號落落翁

扁其齋曰日三省故人或稱之曰省翁娶夏氏累封宜人子男一人德龍迪功郎前主錢塘縣簿女一人尚幼孫男三人某某某其子以十月五日丙午從公治命近銀青兆葬公臨安府富陽縣白昇村其原曰仙隱前葬以其歷官行事來曰願有狀謹按行有狀為告太史氏役也公之官於法雖未得謚而公之行有足為後世法自古史官之録善以勸後豈必皆有謚者震於公為門下士辱知異儕等雖不敢自謂亦知公而誼不得辭姑

撫其實輯之庶幾太史氏見之曰是其言非阿所好者而採擇之而潤色之而為天下後世特書之是年八月十五日門生從事郎宜差充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同提領鎮江府轉般倉分司幹辦公事黄震謹狀

安撫顯謨少卿孫公行狀

公諱子秀字元實越餘姚之四明人越今紹興府餘姚初隷明州其地即四明山西北偏氣勢融結有峭岸飛瀑之勝孫氏自唐時長官者世居其下為望族然未有

興者至公始顯弱冠登紹定壬辰進士第積階至朝議大夫官太常少卿職直顯謨閣嘗為吳縣主簿淮東總領所中酒庫教授滁州知金壇縣通判慶元府知衢州常州婺州提舉浙西常平鹽尋提點其刑獄移浙東又移江東其在內嘗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除太常丞遷大宗正丞遷金部郎官兼國史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左司兼右司又嘗兼知臨安府最後再差知婺州未行卒年五十五初吳縣有妖稱水仙太保自詭能禍福

人遠近傾動郡太守王公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公獨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所事神像而沉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絶在邑日詣學官與諸生切磨二理間以事出鄉扁舟徑詣毫髮得實里正或不知官之涉吾境入而議臺郡幕擬斷如流無敢干以私由是臺郡交薦聲望如山起泉湧以選辟總所官一日檄催宜興縣圍田租公行縣釋不催歸而白水災狀總餉者恚曰軍餉所關而敢若此獨不為身計乎公曰何敢為身

計寧罪去爾某此行泛舟田上來豈復有可催之租乎爭辯久之旁觀汗下而公自若宜興卒得免而公名益高以選辟教授滁州甫之官又以選改辟知金壇金壇素劇邑加之連歉至而敗望而避者累數政公至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復而免義役田之和買稅糴米平價及借貸免息以惠街郭勸分大家使一頓折濟以惠鄉井凡前此民兵虛籍之擾民船運軍粮之擾錫宴低價買物及凡官司敷抑之擾皆次第訪求而汰絕之既一切

與民休息矣民有閭里自為不靖之訟則使訟者賫牒自詣里正聚實併鄰證來然後行不實者往往自匿其牒不以詣詣者類巳氣平折而歸鄰里和議頑者再至再使自聚則擾不及所怨而徒自擾亦氣索而止惟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合邑至無敢鬬狠淮民流入以萬計則又為賑給撫卹區處廬舍或括田畝使耕拔其能者為總轄使分御之亦無敢譁乃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復訪國初茉山書院故址一新之以待遠

方遊學之士在邑四年政成信治民不忍其去慶元府通判主官浙東鹽事舊例諸場解鹽百袋附五袋補鹽倉耗折名五釐鹽未幾提舉官併取為正數重為民困至是公奏蠲之其他郡事之倚辦者不勝紀淳祐十一年入為諸司粮料明年衢州寇擾事聞水復冒城郭朝廷擇守屬公使行公謂捕賊之責雖在有司亦必習熟土俗之人乃能翦翦其憑依截其奔突至即嚴結保伍選用土豪首旌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公周還淳等捍禦之

勞且表於朝乞加優賞人心由是競勸未幾盜復起江
山王山閒甫七日而衆擒四十八人以來賊知土人非
官兵不能久駐者比終公之任不復動水潦所及則為
治橋梁修堰閘補城壁浚水源助葺民廬賑必錢米招
通鄰糴奏蠲秋苗一萬五千石有奇盡代納其夏稅併
除公私一切之負坍溪沙壅之田則又請於朝永蠲苗
稅民困復蘇初先聖闕里子孫依廟而居自南渡寓衢
州有詔權以衢學奉祀因循踰百年子孫無專饗之廟

公撤普圖廢佛寺奏立先聖家廟如闕里既成行釋菜禮退講中庸仲尼祖述堯舜一章剖析吾儒與釋氏之所以冰炭者窮極緼奥皆先賢所未發寶祐二年遂以政最除太常丞有忌者劾去之未幾除大宗正丞遷金部金部舊責州郡以必不可辦之泛數州郡亦自知稱塞無期唯以囑吏延歲月或併當解者亦不解而金部益以匱吏益得以顛倒為奸繳納牌匣有累日不呈拆者解人赴部有逾月不到者報解錢帛有官不預知者

公日夜討論參州郡十年逐色最高歲分以本部每月
實用之數斟酌均配給冊使州郡親自批認而呼各州
郡承受人之家行在者遞冊使私自程督約稍稽時刻
即責有歸承受人憂責切身程督過於己事故不遣一
字一卒而綱解悉如批認之約吏幾可束高閣一時上
下便安之三年除將作監淮東總領辭改知寧國府辭
四年除左司再兼金部以抗丁大全去國差知吉州尋
鐫罷時有嬖倖朱熠以武弁辱臺察至是凡三劾公公

歸四年而大全敗開慶元年詔起爲浙西提舉先是大全以私人爲之盡奪亭民鹽本錢充獻羡之數不足則又估籍虛攤一路騷動亭民多流亡公甫建臺首還前政鹽本錢五十餘萬貫蠲虛攤諸色欠錢十餘萬貫奏省華亭茶鹽分司官一洗苛擾之根寬其限期使諸場皆得專達復改定秤斛之非法多取者流民復業鹽課遂爲近年之最明年改元景定差權浙西提刑兼知常州時江防正急公初至有新招淮軍數百人浮寓貢院

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公為請於朝創名忠衛軍截撥上供贍之訓練不兩月皆成精鋭置寨並江之娓村以屯之前憲使亦兼知常州常有故家子吳大椿城居而被刼前憲使諱其事誣大椿與兄之子焴爭分而自刼其家追毀大椿官編置千里外臧獲皆徒黥而囚鎖之聲其寃者載道公為兩引審得實乃奏復大椿元官而盡釋其家之囚者尋以兼郡則行部非便得請專臬事自是澄清一道遝擊貪舉廉風采凜然每將廵歷先期察帖

分選州縣官之能者不移時入獄抄名件人數先飛申故移藏罪囚之弊盡革至輒犴獄為清二年除大理少卿又除直華文閣提點浙東刑獄兼知婺州婺多大家其俗或誤以不納官賦為豪至有田連阡陌而官無戶名由是官賦失陷而小民受多納之苦公奏行挨究法使官民戶各置冊自疏計田若干就以其冊參都保扦量冊闕約扦量冊有其田而自實冊不載者沒之官大家多不便婺有貴人通在朝因嗾言者罷公歸四詔

除湖南轉運副使以迎養非便再除提點浙西刑提點久闕官所在獄户充斥平江去臺治咫尺所禁四百五十餘人公以隆暑領事即周行巡歷者兩閲月八郡三十九縣之獄自庚申距今方又再為之一清安吉州有孟五娘者訴其夫與僕二人俱被殺而無辟囚郡守懸賞萬緡蹤跡其形似而連繫考掠者十餘人終莫得其實公入境密訪之所謂辟囚乃即號呼索命之孟五娘自為之蓋私買宗室趙良夫殺其夫夫僕救之併殺其僕

以滅口也贓佐具在一引即伏誅遠近稱神明丹徒劉顯忠因聚博若顏千八用僞會更四獄歷三載次第根連其所從得至廬州姓劉人無其名不可追而止矣然僞會法重而關朝省例無敢與理雪不死盡不止公盡釋所禁十七八而聞于朝曰情不過誤用豈可例拘文法使盡死於獄以違聖天子好生之德金壇有僞會獄亦先釋其明不僞造者數人聞者為縮頸然朝廷亦汔不問寧我負人者自孤朝廷耳其餘平反雪寃類此

甚衆列城風動馬初浙西監司獄訟之滯皆由期限之不應每監司下車必首以此申儆或親書與州縣約戒勿違而違如故則怒之怒之改匣又違則又重怒之至再至三而專卒四出明知其擾不暇卹曰我非不卹州縣而負作者有在矣不知繳引抱匣官司例責之承引走卒而行移之築底又皆巡尉小司存力不能堪繳限抱匣到司之費不貲則勢不容於不違其失正在上而不在下也公初為提舉洞開内外門許州縣到限者徑

詣聽事下吏不提要索而限無復違至是再為提點刑獄思之愈精則又創循環總匣屬各州主管官凡州之管内諸司報應皆併入匣一日一遣以來本司之公移則又總實於匣以往每晡時坐衙八郡之遞兵旗鈴雜沓各以總匣至而事無小大纎悉具是併賫抱者亦免矣公之在浙西稱明監司此最為要法而公既去輒廢滯違如故其後之人各出聰明恥相襲耶將吏有不便抑之不以告耶是足為後來法不可不書者也而風聞

者反謂公以專恣淩州縣劾罷之公笑而已五年除提
點江東刑獄甫閱月而今皇上改元咸淳詔除太常
少卿兼右司尋兼知臨安府時物價方踴公思抑之以
便民民聽未孚而言者已罷之去明年差知婺州責以
了前歲挨究法辭未就俄以疾卒于家此其踐敭之大
略嘗獲施於財賦訟獄期會者如此而實志存當世之
大計立朝知無不言其為粮料嘗奏陛下登廷二相
嘉與之更張且舉綱要為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

官以正萬民此朕之責于此可見陛下大有爲之志將明庶政新萬化也然端平嘗更張矣淳祐甲辰又嘗更張矣而愈降愈下以至近歳弊不勝言倖門竇冗易潰隄防曲徑旁蹊動干綱紀朝廷未正也迎逢者和庸碌者安鑽剌者進貪饕者富百官未正也畿輔之民困於刻剥福建之民死於飢疫三邊之民盡於干戈萬民未正也今陛下臨政願治非不切中間一再更張非不鋭而若此何歟亦端本澄源之地有當加之意曰正心而

已心本正也有所矯飾則不得其正有所慢易則不得其正有所牽制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激則不得其正臣請一一言之陛下研精理學不啻渴飢非有所矯飾也然宫庭雖嚴傳聞易廣敬天有圖而未必能戒狎昵之漸訓廉有銘而未必能謹遹殖之防或者謂陛下之心不能無所矯飾也是以朝廷百官萬民之未正也陛下圖任正人賢於夢卜非有所慢易也然亦訓徒多收誠未至内批徑下不出於中書持支自行不咨於百

職或者謂陛下之心不能無所慢易也是以朝廷百官萬民之未正也陛下絜持大公無有偏黨非有所牽制也然轉移雖速觀聽未孚投畀諸人之典似欠施行掃除宿蠹之章頗聞節貼或者謂陛下之心不能無所牽制也是以朝廷百官萬民之未正也陛下博采人言多所嘉奬非有所忿激也然外雖容受中似致疑謂盡言為賣直而容立仗之喑謂議政為游談而棄防川之戒或者謂陛下之心不能無所忿激也是以朝廷

百官萬民之未正也臣願陛下反而求之於心肅然起
湛然靜事事物物付之公論而矯飾慢易牽制忿激之
私不行焉豈惟朝廷百官萬民得其正太平可致也不
然元正一札昭如日星天下誦之而已其為金部嘗奏
臣觀天下大勢危亡二字殆不可諱何者敵人以飄忽
震蕩之勢所向吞噬略盡無所肆其毒則其志必無頃
刻不在江南而吾國藩籬何其空闊也若竹隘之圍幸
而解去然敵據寶峰則受敵之日長宣閫孤立何能支

久蜀事去則東下之路不可遏危亡之勢一也幹腹之傳尚在渺茫者以大理未滅耳大經滅則因其人以闖廣必且奔逃四出危亡之勢二也轉料之舟我可以往彼亦可來敵人則不習舟楫矣逆雛所部瀕海諸郡胡為而不習舟楫且安知販易之徒無為其鄉道者一敵登岸萬事瓦裂危亡之勢三也淮襄所恃不過清野然其城海州城宿亳城光化又將城光化之定城積粟既富則可番迭往來而沿邊不足支危亡之勢四也轉危

救亡當以寬民力為急臣觀今日民困極矣瓊林大盈示天下以聚斂之標凖而民困非時之賞賜不急之營繕足以糜金耗帛而民困貴戚之卿與夤縁攀附之徒汲汲焉圖利其身若家而民困宦官女子光燄赫奕惟通神物是經是營而民困修內司奪田伐木控持訟訴無問法理而民困私慾薫染所在貪官暴吏以椎剝為常而民困斯民習見盜賊之行怨入骨髓而有司之勢尚足以刀鋸斧鉞之則俛首以待卒有變故誰為國家

出死力哉亟慮而亟圖之是在陛下又奏祖宗所儲內藏庫本以備非常今非常之費既不出於內庫無藝之供又復取之左帑竊意內藏封樁左帑皆在國者也而又以內庫封樁之有餘竭左藏之不足非但剜肉補瘡而脾肺肝膈之間自相朘削左帑無可通融兵餉必且不繼脫巾呼市之憂或在目前內庫封樁之積其能獨存乎上皆改容納之事苟關國家雖身不預其事亦起而力爭方丁大全用事人已多側足避禍公曩寀金壇

嘗與大全稔至是數之曰某人當留而劾某人當劾而留賢否倒置外議謂察院何如人後大全曲擠丞相董槐去之欲攘其位時則大全羽翼既備士大夫無復為公議出一言獨三學諸生伏闕攻大全書十餘上大全戒鼓院勿以上上下之情既盡為所隔中外洶洶憂不知計所出公奮筆貽書二府程元鳳祭抗曰某以非材備員宰掾事無鉅細皆當效忠況言路通塞尤關國體竊見此月十三日三學再入叩閽之書通進司已行繳

入繼聞付還見留檢院祖宗國脉全在公議雖斟酌可否未必盡行然未聞一却而不納者譬之防川勢必奔潰四出伊欲全公議一線之脉和諸生不平之鳴莫若廟堂就檢院取上三學元書與之徑徹𢹂前庶幾上裨君德中全國體下安士心大全聞之怒甚而猶冀結公自助時右司趙公崇潔見書亦預名大全因招公三酌而諭之曰此必趙右司所為公出藁示大全曰此實某所為若以為罪願自當之於是與趙相繼罷去而公之

直聲聞天下凡其議論之大略嘗獲著聞於在朝者如此而尤長睇遠志念念國家所思或出於當世施行之外謂自井田既廢而竭下奉上之弊已極則欲計每郡上供支遣及官兵衣糧之數合管田若干繞城二三十里除墳墓宅舍仍舊外凡田皆為公田使廂禁軍分種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廂禁軍不足則就用元佃皆比元租少損以利之脫遇水旱則守倅登城可以目望出郊可以手摘官吏皆無所容其欺山城之郭外無田者宜

於近城有限段良田處為之而官買大家限外之田以償近城失田之户公田既成百需取足不復更催二稅為民置官不過聽其爭訟而已又謂自國家南渡而竭江南以事兩淮之弊已極則欲增修徐敏子所建排鱗塹之法於兩淮次第鑿溝遞相灌注就以所鑿土築塹其田之北各以蔽田彼此參平如魚鱗形重重相隱以極於彌望無際則敵不得長驅以取禾塹田既成守備皆具而厚吾江南事力他日又將無事不可為也已磊

落英發思整乾坤或抵掌極談神采若為之飛動其為
浙西倉司時敵馬飲鄂渚猶未肅清別椿六十萬貫擬
創武備庫又造弓弩刀箭火炮軍兩獻助朝廷其再為
浙西憲司時嘗浚犇牛至呂城糧運河又欲併鑿深呂
城至京口之河平通淮運貫徹南北以地高費大未果
麾節所至必先闢射圃親率士卒習射無虛日慷慨事
功無事不致其力如此朝廷方將老其材而用之公則
下世矣非命也夫公幼卓犖不羣少長從忠公劉漢弼

游既仕從實齋王公遂游相與切磨究心理學已復徧交儒先久而脫然有自得處每謂下學上達工夫不可偏廢三十輻而共轂萬千歧而通都雖涉歷乎稱停裁酌之中而必融液乎湊合總會之地故其見之應事動無凝滯於書則古今聖賢用力之方國家兵財阨隘之要經史諸子卜筮隱書皆嘗鉤索其要仰輒辨誦如流善談者莫能屈朝散公性豪爽能詩好談論年高益喜怒不常公事之曲盡其孝少家貧叔祖為浮屠曰幸乳

歲有精鑒知公必貴督教之且留錢浮屠氏所謂長生庫曰此子二十歲登第吾不及見之矣留此以助費已皆果如其言公侍朝散公泣祭而謝之錢分文不復取自是赤手自奮以至通顯其為人精悍機警介介整整為文一字不苟與人交一語不妄對客無問勞色笑之懽而久益親死生患難營救不遺力聞一善即手録積之久參之衆不待其求薦用恐後苟非其人雖挾勢不可得為官汲汲為民而江湖獻詩挾書星命技術之流

絕不予進凡皆確守之終其身故能以一介布衣起自深山而聲名驟滿天下朝廷臨事擇使必首預選中每有薦進於朝及轉言於四方士大夫皆輒應如響蓋其所以見信於人者深矣震與公少同經而公早達不及同研席惟見震文輒誤稱許未深交也別二十年僅兩嘗會面即別及震初為尉吳門而公適以庾節來未意公之遽我信也入境俄首招見舟中道心腹檄震監還前政諸處鹽本錢天涯海角因為在在徧歷具詢其疾

苦以告并疏華亭置分司徒耗根本之狀公皆信而罷行之明年春再檄震結局分司事凡窮民欠官司錢皆為請免官司欠民户錢皆為請償公又一一從之易節憲臺凡讞獄多許預議相與無疑同於骨肉恍不知其見信之由久乃知公之來嘗訪屬吏於侍左郎中麋公弇麋公嘗道震平生而然麋公亦未嘗為震言也嗚呼世降俗漓士大夫辟用僚屬惟勢惟囑山林晚出之士非先屈辱其身不得進世豈復有如二公之相與圖謀

選用一惟其公者耶最後公尹京復招震使自近震答書問京可尹也物價當何策可平遲報未即行而公已去公長震僅一歲謂相依效尺寸後會正未渠央也詎料公之遽止此耶嗚呼惜夫公生於嘉定壬申十二月之四日卒於咸淳丙寅七月之十三日葬上虞縣建隆嶼㸚山之原以咸淳戊辰十二月之某日娶張氏封宜人子二人長凝鄉貢進士次焱將仕郎女一人孫男女各一人先葬期二子以其行事來求狀震疇昔受信用

者也不敢辭併具其本末大致如此以求當世立言之君子述焉謹狀是年五月朔門人文林郎新除史館檢閱黃震狀

知興化軍宮講宗博汪公行狀

咸淳二年秋福建路安撫使使兵部侍郎吳公革與轉運使尚書吳公堅提點刑獄闕劉公震孫同以故知興化軍汪公得人心之事闕時驚傳以為異蓋公以是年四月二日領郡闕以病卒于郡為郡

纔六十日而郡之人愛之過於慼百年滲漉之恩甫病而户户為之禱甫卒而軍民無所泄其痛一夕羣起碎其毉之家卒甫三月而衆為之立廟已屹若凡成郡之寓公自後村劉公克莊以八十餘大老與凡名流達官及郡之人士以千百計無一不為文以哭郡之各罷市巷哭極而至山崖海角擕老扶幼焚香誦佛以報德者日填咽城闉亦無不失聲大哭及公靈輀之歸士之路祭者尚六七百人細民書哀痛之詞于帛擁送哭不絶

聲者百數十里他時生太守得詔趨朝聲燄赫奕歒旗帳道旁以希賞者反不若是之多也於是一時旣驚傳以為異又或從而疑焉曰有是哉何以得人心如此之速哉未幾則聞公靈輀之方歸也衆哀其貧助之費其弟與子相持而泣曰吾兄吾父廉生死矣死可反貨取以汙之乎辭不受衆義之且不忍復取其已助之金也則以之入郡學刻凡所哭公之文如祭誄如哀辭如挽章雜著成二巨編名之曰遺愛録其文往往流傳入京

師士無賢不肖皆驚傳之以為異且或以為疑者始皆
咨嗟歎息以為至誠之未有不動古道果未嘗不可復
行於今而謂感應之機捷於桴鼓者果非虛語余時官
中都聞之亦為泣下非以其私為公泣也為人心之良
易感如此而流俗反厚誣人心謂不可復待以君子長
者之道因公之事不覺重為之嗚咽流涕而百感生也
嘻幾無以致余此非恨矣太學應君浩然公平生交也
忽一日過余而謀曰公葬有日矣將屬子狀其行以求

銘當世大手筆而公性謙退不伐善凡歷任善政未嘗
為人言雖子弟莫能知其詳當若何為狀余曰昔葉水
心述黄子由父鼎瑞之行以鼎瑞晚年得官而仕不盡
其能莫可狀也則舉其教子由以忠與上嘗問其動息
事曰是則述之大者以首于狀可也今公之政雖不得
盡聞然其死之日得人心如此其為可述則大矣公生
好水心文死用其例表其事以首於狀亦無不可也公
諱元春字景新慶元府奉化縣雙溪人世為望族有霍

丘縣主簿汝寧者其高祖也汝寧生偲不仕偲生珪亦不仕珪生文簡是為公父以公貴封承務郎累贈朝散郎母戴氏贈安人公少頴悟好學受詩于大學余先生正君及宗學諭王先生貫道二先生四明詩學淵源所自從之游者常餘百人公獨每為稱首嘉熙四年庚子本府薦公第一人明年登進士第調紹興府上虞縣尉以廉直聞提點浙東刑獄趙公性之檄公入幙事多倚决朝散卒以憂去官服闋調揚州司理參軍未行浙東

提舉茶鹽司議置鹽倉定海而經始難其人僉謂請從事浙東者莫公若也辟公監官公至一新敎守民不知役而事速辦凡所立出内去後人皆可遵守然猶曰此等豈我輩事也甫補足前任考即去之以選辟沿海制置司凖備差遣又以選改辟浙東提舉常平司凖備差遣俄又以選改辟提領戶部犒賞所檢察官自是聲聞日高中朝士大夫皆有引使自近之意矣犒賞屬纖漕公在幕裨民政為多所管酒庫餘六十所月有酒餫獨

公不納寶祐三年春以考舉改宣教郎淮東制置使丘公岳辟公烏公宰會裕齋馬公光祖尹京亟請於朝易以宰錢塘錢塘所謂赤縣也舊多閹宦挾內庭修造稱科率吏因挾之以擾民民訟率不時決明曰將於是乎應科率也令亦大息不敢言公至獨慨然首為申免科率而訟至立斷吏不得售其奸多散去晝靜簾垂焚香對聖賢而已僧有訟百姓負長生庫息者公諭明日偕頭首僧以庫簿來來則閱其簿示之曰然則取息已多

汝僧自號脫離生死視世上為昨夢空華何必乃爾汝僧自有懺罪法令今為汝焚此簿汝幸行道誦經贊獻之助汝成一善因緣僧不知所對即下堦行誦如公戒而凡隷于簿者皆得免不但被訴者一人也凡其用柔以理不動聲色類如此而有剛不可回者焉縣附京凡在街郭者用坊正吏自以其私人直達文書外此則盡用里正如他邑一旦富民憚充役之難而吏亦幸文書之便合謀自天府盡改為坊正公徧詣臺省力爭謂果

改則縣不可復為鄉民亦將受無窮之擾廟堂是公言得不改公因為之排里正一新至令縣廳立石記其事馬公雖吏師而獄事有不可公每力爭馬公亦屈服四年十一月以政績擢提舉行在雜賣場時有武弁朱熠者嬖倖也與其後嘗竊弄相柄通國以俚語目之曰丁風者同時辱臺察亦知慕公名皆薦公自代公醜之不謝亦竟不往謁熠遂轉前日之慕為怨劾公去國實五年丁巳六月也明年添差通判台州時右司麋公弇守

台廉介而惠公故人也台適旱歉糜公極意賑卹公援
南豐為倅賑荒自比借常平米先盡數賑糶而糜公募
富民糴廣米續填台以故雖旱而不饑提點刑獄何夢
祥亦自詭知公檄公決獄公為剖決一清鹽商有姓陳
者與都司何于舉夙有憾夢祥覬望欲置之重辟公爭
不可夢祥遻逮至憲司破其家死者六人衆寃之而歎
公之不可屈明年改元開慶十一月丁母憂景定三年
再添差通判寧國府與守多議不合惟諸司差決無虛

日常得盡心以救民且嘗告倉司四弊一曰專人搔擾之弊謂所至擕獄具羅織視貨多寡為拘縱近到縣獄見一二推款皆貫索專卒隨之出入獄户此不可不革也二曰攝職拏攫之弊借補白帖冒被冠裳賞罰無關漁獵何極此不可不革也三曰獄訟不決之弊民間久不得直於官乃意自求勝於刀斧此不可不革也四曰預借重催白納之弊官賦之入愈虧下户之害益迫此不可不革也明年除武學諭是冬遷博士五年三月輪

對謂端平柄臣不知扶弱而圖驟興三京之役輪莫歸百年之儲積頓竭戊巳狂姦苛刻轉毒中外之懷怨滋甚淛黄之偷渡突如是先戕國脉而國勢隨之今欲轉弱為强惟在遴選牧守東南半壁能幾州郡憔悴之餘能幾生靈豈堪戕賊之無藝耶十月除諸王宫大小學教授咸淳元年五月輪對時今上新御路朝公言先皇帝四十餘年憂勤僅收一戰之功遺大投艱正在今日顧思天命之難諶顧思人心之難保顧思直言之難

能顧思財計之難裕顧思紀綱之難正顧上法藝祖以洪濟艱難又援真宗之蠲免逋欠乞寛民力六月除宗學博士十二月丙外差知興化軍公在宗學凡二年整規矩嚴課試諸生畏服又考覈財用之出入知前此為吏所乾没者十餘萬緡至是不得欺財用沛然以修先聖殿及講堂如新造其在興化妻妾不之官惟一弟一子侍舊例免壺山寺歲輸留以充迎新公至不入寺舊有例冊皆於赤歷外取羸以自豐公至卻例冊舊例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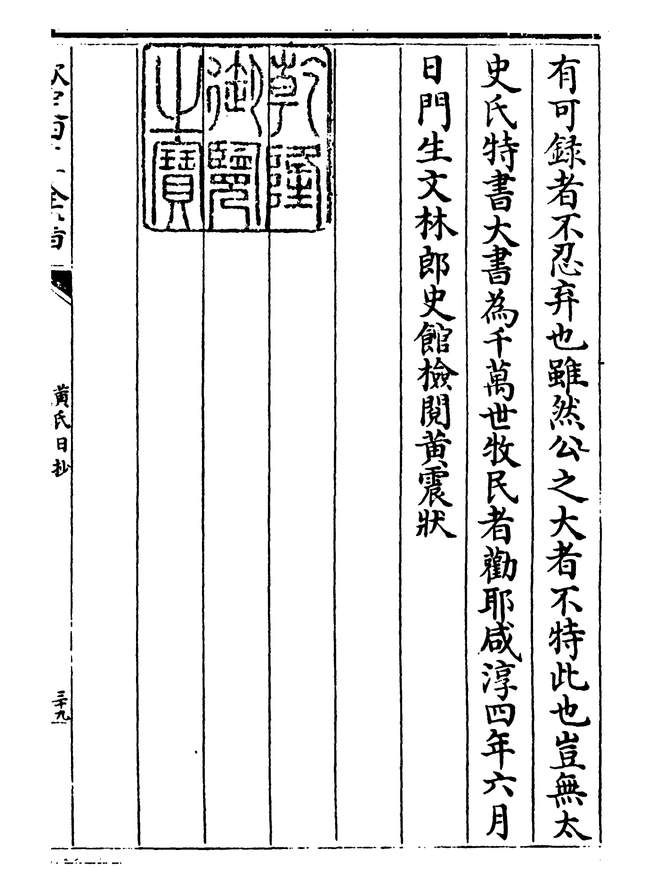
買物與市異價公至不許官買惟疏飯一盂終日坐廳事事事至即面問而立決之其政以教為先有乖叔姪之分睽夫婦之義而來者皆化以天理人彛之正有百姓為勢家奪漁利者久不敢訟聞公可告告之立得還有為挾勢攘其田者訟四年不得直公為直於片言之下有挾親戚勢侵人田四十畝者其人方詣戟門外欲訴挾勢者已追及就歸之曰毋使公知也其他不可枚舉而其大要皆本於至忱惻怛以行之故强與弱勝與負

若皆心愜焉郡有西陂久廢公至半月而修復如舊其他有可為久長利者方次第搜舉人方欣若更生而天已奪之遽此所以千里之内羣起相哭真如赤子之失慈母也公英爽不羣剛正而能濟之以和少刻苦自立終身無所附麗而人有片善寸長推轂恐後為人謀盡忠而委曲繾綣有情味故士譽多歸之公嘗暇日從容謂余曰為人如流水但務平平偶遇湍激為奇為變亦惟行其所自然嗚呼此公平生心事也豈期有為卓絶

過人之事哉及其死而得人心乃不惟今之人無之雖古之人亦無之蓋爲相數月而薨舉四方之内哭之者古今惟一司馬公爲郡兩月而卒舉千里之内哭之者古今惟一汪公位不同而事同皆發於人心之天而不可强者此非卓絶過人之事而何豈由大中至正而行者其效自有不可及耶嗚呼向使司馬公而不遇亦不過鄉曲一常人耳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公生於嘉定元年戊辰九月八日得年五十九娶劉氏知某州某

之女子二人長性存太學生次某將授遺澤女一人嫁邵森將仕郎汪雖雙溪望族而公獨貧至於無家遊學外方授書養親備歷艱難以至入仕凡三任於越因寓居於越其孤將以咸淳四年七月某日就葬于越之某縣某鄉某原嗚呼魄體歸地雖羸博之間可也魂氣無所不之則廟食將百世於莆惟公為有之豈不盛哉震於公里下士也亦登宗諭王先生之門而公先一行不同時僅識面耳公既達宗諭亦下世震以介僻例不投

人刺別二十年不相聞丙辰省試偶公為考官批震卷
獨褒往謝之省憶其為同門晩出也甚歡自是與往來
每以出處大致相勉勵公之出守興化送別浙江亭上
語震以得朝廷科借零會即行將藉以兊便流通一郡
錢楮且將減官鹽價以收零會使常不出郡境某所預
計者僅此耳餘事臨期未前知也嗚呼公之言猶隱隱
於震之耳詎料一別遂至於泣視遺愛録耶震與應君
共輯公遺事而未多得因併及其交際之私蓋其言亦



有可録者不忍弃也雖然公之大者不特此也豈無太史氏特書大書為千萬世牧民者勸耶咸淳四年六月日門生文林郎史館檢閲黄震狀

黄氏日抄卷九十六